

明代丽江木氏主要事迹及其著述考

王水乔

丽江木氏土司，在有明一代，屡建战功，为维护明代西南边疆的安定作出了贡献，且“知诗书，守礼义”^①，撰有著作多种，为明清以来文人学士所津津乐道。笔者翻检了云南省图书馆所藏明代木氏著述数种，并参阅有关记载，对明代木氏主要事迹及其著述作一考略。舛误之处，祈望指正。

一

关于木氏祖籍，一般史籍认为是西域蒙古人^②。而木公在《建木氏勋祠记》中讲到，“北有山名玉龙，吾鼻祖世居其下，盖世守其郡也。祖叶古年已上十一代，虽有俗老口传名讳而无谱牒，不敢据信”^③，则木氏称木氏家族世居丽江。方国瑜先生也认为木氏祖先为西域蒙古人之说，“于史事无可征信”^④。明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，明兵下云南，七世阿得率众归附，赐姓木，次年开设府治，授丽江知府。至洪武十九年（1386），木得领长男木初，统兵从征巨津土酋阿奴聪之叛，又从西平侯沐英征景东定边，皆有功，准予世袭土知府。自此以后，木氏土司屡立战功，多次得到明王朝嘉奖。木初袭职时，“值行交山及伪平章贾哈喇、麓川思任之乱，咸有战功，赐金牌，诰命改丽江军民府，令世居西陲捍吐蕃，每有征调，但输饷而兵不出，以重边守，沿十三世，至木增代有封赠”^⑤。所谓十三世，即自木得起，中经木

初、木土、木森、木嶽、木泰、木定、木公、木高、木东、木旺、木青，至十九传木增为止。如木初被封为中顺大夫，授丽江军民府印一顆，“诚心报国”金牌一面；木土被封为中顺大夫，世袭知府；木公被授以中宪大夫；木增则善武略，“指挥调度，出人意表，师无不胜”，曾“数将兵却大敌，世庙嘉之，亲洒宸翰，署‘辑宁边境’四字赐焉”^⑥。《明史》赞木氏世官，“守石门以绝西域，守铁桥以断吐蕃，滇南藉为屏藩”。另外，万历天启年间，木增还多次捐资助饷，曾以马匹得千二百金助饷，时人评价曰：“木增越在荒服，乃能倡义举于寰中，察彼丹忱，何难请长缨于阙下，彼征解不前之有司，一毛不拔之戚畹，视此当愧死矣”^⑦。在木氏土司中，木公功绩最为人们所称道。木公，字恕卿，壮年让爵隐于雪山，故又号雪山，后更号万松，生弘治七年（1494），卒于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）。明张含称道，“著其御守之绩，则树勋金榜，垂名铁柱也，著其威武之扬，则胸中之兵甲，而西贼之胆裂也”^⑧，钱谦益称其为“豪杰之士，非汉代白狼槃木之比”^⑨。

木氏土司“世受浮屠法”，崇奉佛教，而木增“独参最上乘”，更是热心宗乘。木增，字长卿，号华岳，又号生白，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生，于顺治三年（1646）卒。木增“坚持释氏之五戒，恪守老氏之三宝”^⑩，“性耽禅悦，早辞珪组，往来诸名山，尤爱鸡足”^⑪。万历末，于鸡足山延僧释禅，创建悉檀寺，又于鸡足山华严寺建藏经阁。天启四年（1624），明王朝允木增所请，敕颁藏经六百七十八函，并赐额“祝国悉檀禅寺”。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，木增遣使以唐一行禅师所集《华严忏法》委读徹（即滇南苍雪大师）校雠刻行江南。对此，钱谦益赞之曰：“木君世笃忠贞，保釐南服，济世润生，一本华严行门，先刻是经演疏钞，翻印三藏，总持宣布，浩如烟海。今复流通忏文与疏钞，合论并传，震旦佛法”^⑫。木增功绩累累，时人称其“崇儒

重道，倡义弘济，未可更仆以数，如建尊经于鹤庠，建大石桥于禄丰，建悉檀寺于鸡山，凡有利益众生者，无不极力为之”^⑬。

后人评曰：“木土司生白，布施宏大。古庭诸语录，版刻嘉兴。

《鸡山志》木增捐资数万”^⑭。崇祯年间，木增正值壮岁之年，即激流勇退，“弃金紫如脱屣，高蹈芝山”，逍遥于解脱林，始“隐而受禅”。解脱林建于明万历年间，明熹宗时赐名福国寺。明代姚应鹤有诗《解脱林即事》描绘解脱林云：“山门石径盘旋上，殿阁瑶台层叠高。多少紫云来问讯，梵音鸟语两嘈嘈”。另外，木氏土司与西藏喇嘛教派有密切联系，尤其是木增，积极支持刻印藏经《甘珠尔》，即所谓“刊梵藏以化番”。

明代木氏喜好读书，建有藏书所曰“万卷楼”，旧名三层楼。木氏不惜工本，从内地购进大量书籍，“楼中凡宋明各善本以数万计，群书钁版亦能备其大要”，所刻图书版片，也藏于“万卷楼”。木增有诗《检书》云：“万卷浑如邨架藏，青藜小阁满芸香”，生动描绘了“万卷楼”藏书之富。清初，土知府木靖每日潜心于“万卷楼”，披读家藏书籍。咸同兵燹楼毁，楼中所藏荡然无存。

二

明代木氏土司，皆文武兼全，尤其是木公，“读书千百言，过目成诵，洎长不资师友讲习，而奥典黻义，罔弗洞悟，人皆称之为曰：此天才也”^⑮，尝于玉龙山南十里为万松园，枕籍经书，哦松吟月，所作诗句，时人及后人有较高评价。明代张志淳称其诗“有似杜者”，杨升庵许其诗“缘情绮靡，怊怅切情”。钱谦益赞曰：“嘉万之间酉阳水西诸土官，靡不户诵诗书，人怀铅槧，而恕卿实为之前茅”，方树梅称其诗学之工，“泣鬼神，惊风雨，振风雅，薄汉魏也”。故其诗多为他书所收录，如《明滇南诗略》录其诗四十六首，《丽郡诗征》录其诗五十七首。另

外，木公还于正德年间始创修《木氏宦谱》，后时有增益，止于清初。次为木增，即所谓“雪山振始音于前，生白绍家学于后”。木增好读书，多与文士往还，与杨升庵、张含倡和较多，所著之作为一时名士称赏，蔡毅中称其“古似陶沈，律如李杜，奇丽似商隐”^⑯。木泰，则好赋诗，乾隆《丽江府志》录其诗《两关使节》一首；木高认为“读书最乐”；木东亦“好读书，招延邻郡学生与研究理性，昕夕无倦，筑亭堂之北隅，琴书图画，以次离列”；木青智通六艺，墨妙淋漓，“暇则游意述作，怡情声律”。

方国瑜在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中讲到，“闻故老言：木氏自木公至木增所作诗文集十余种，及其他撰述，先后寄至常熟汲古阁毛晋家精刻版片，运归藏于万卷楼。咸同兵燹楼毁，图籍与版片荡然无存。故木氏刻书流传至今者甚少矣”。因此，今云南省图书馆所藏木公、木增著作的几种明代云南刻本，显得尤为珍贵，正如李一氓所说，“明代刻书，以徽州刻，建阳刻为大宗，其次则南京、苏州，眉州刻在宋代有名，在明代已不振。今《雪山始音》与《玉湖游录》皆滇刻本，极为罕见矣”^⑰。兹将云南省图书馆所藏木公、木增之著述，综述如下：

《雪山始音》 木公撰。白口，左右双边，半页十行，行十五字，盖有赵藩藏书印“蜃仙寓目”、“赵藩之印”两枚。按：赵藩，字樾村，一字蟠仙，晚号石禅，剑川县人，素以搜集滇中文献为己任，数十年中收存滇人之著述百余种。《雪山庚子稿》有嘉靖二十二年李元阳序云：“丽守雪山氏，幼而隽朗，蚤解声偶，虽无所师承，而冥契独奋，有过人者。少日尝辑诗，质之少司徒南园公，公异之，题其编曰《雪山始音》”。此书首有嘉靖二年（1523）张志淳序曰：“雪山者，丽之望也；始音者，丽初无诗而今创有之也”。卷上录七言律诗五十五首，卷中录五言律诗四十六首，卷下录五言、七言绝句一百一十八首。集中有些诗句，抒发

了木公誓死保卫边疆的心怀，如《塞上曲》：“刁斗深夜鸣，烽烟报虏营，将军不惜死，跃马宝刀明”；有些诗句则反映了木公既喜好隐居，又难忘国事的矛盾心理，如《小墅》一首写道，“负郭田三亩，隈山屋半间”，“乐业惟耕读，其余尽不关”，而《辛巳岁书怀》一首则写道，“黄昏野哭闻征战，白屋书声起叹忧，极目长安万余里，何时吹尽乱云浮”。此书据序，则为嘉靖二年刻本。据《一氓题跋》所录《雪山始音》有萧士玮序云：“今方伯生白公能传其家学”，顾锡畴序云“岁癸未（崇祯十六年），生白以其所为诗，并致雪山公之遗文，而乞言于余”，则一氓先生所见为崇祯本增重刻本。

《隐园春兴》 木公撰。白口，左右双边，半页八行，行十五字，盖赵藩藏书印一枚。首有张含《隐园春兴班》，次有嘉靖元年（1522）自序，称己“旧居玉龙山南之十里，宅前五亩园”，“隐于园而兴于春，因作《隐园春兴》一百章”，末有嘉靖六年（1527）木公后记曰：“先父蒞政，愚闲处于家，朝饮暮作而已。今日则不然也，何哉？愚乃承天子之命，继守斯土，惟勤心锐意，以图尽共理分忧之职。日思之，恐不及焉，幽隐之趣，敢复为乎？虽然，政事日为，而隐园春兴亦不可泯也”。据序，则为嘉靖六年刻本。此诗集所录均为五言律，大部分为写景之作，有些诗句，如“晚节凭谁顾，夕阳空自吟；病来惟遁世，益慕许由生”，“身后名何益，长怀避世兴”等，则反映了木公消极心理。

《雪山庚子稿》 木公撰。白口，左右双边，半行八行，行十六字，钐有赵藩藏书印二枚。首有嘉靖癸卯年（1543）李元阳《庚子诗集序》，末有张含后记，称“集中七言律朗润清越，布骤自然；五言律森蔚纷纭，音调有节；七言绝壮峻璀璨，间发奇句；五言绝独平稳耳，不迨七言多矣”。据序，则此集为嘉靖二十二年刻本。是集有永昌张含批点，收七言律五十首，五言律

四十首，七言绝句五十一首，五言绝句六十五首，大多为咏物记事之作，有些诗也抒发了作者忠顺报国之心，如《自述》：“汉唐宋元世，历官岂须夸，腰系黄金重，诚心报国家”。有些诗则反映了当地民俗风情，如《题背机女》：“飒飒风摇袂，翩翩蝶绕衣，斜簪那悉茗，背立锦云机”。

《万松吟卷》 木公撰。所藏两部，均为白口，四周单边，一部为半页九行，行十五字，另一部为半页八行，行十五字，版式、纸墨、刻字刀法与木增《芝山云荏集》相似，疑为木增重刻本。首有嘉靖癸卯年（1543）杨慎（升庵）序，卷末有同年木公后记云：“万松乃予之重号也。予居玉山，环堂皆松也，且读书之暇，或容与或盘桓，而吟咏其间，但所得之句，命曰《万松吟》，况植物有寿而有秩者，松也，所以取其义而录之”。据此，则《万松吟卷》有嘉靖二十二年木公刻本和明末木增重刻本。此集共收七言律七十三首，五言律二十一首，七言绝句三十二首，五言绝句十七首，大多为写景记事之作，有些诗句如“忧国不忘弩马志，赤心千古壮山河”，表达了木公赤心保国的豪情壮志，有些诗句如“正值农栽候，田畴响白歌”，则反映了当地人民生产生活情况。

《玉湖游录》 木公撰。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半页八行，行十五字。首有嘉靖乙巳年（1545）贾文元序曰：“玉湖去吾居五百余里，愚弗能游也。其守雪山氏缉学好文，自联其湖上所为诗若干首”；末有嘉靖甲辰（1544）六雪主人及嘉靖乙巳（1545）张含序。按：木公有六雪之号。木公后记曰：“管戴有山曰玉龙，有水曰玉湖，玉湖即玉龙之水深合而成之也。湖西一里许，楼阁隐映于万松之间，乃玉龙书院也。予若居于院，游饮于湖，醉中每获之句，集曰《玉湖游录》。”张含序称木公诗“飒飒乎充，洋洋乎溢，固得乎唐之风音，而亦有识乎神之所由”。据序，则此集为嘉靖二十四年刻本，内有李元阳批点，共录五言、七言绝

律诗七十首，大部分为写景记事之作，其诗句如“宦情轻似水中沔”，“摆脱尘寰来学钓”，表达了木公当时心情。此集与《一氓题跋》著录同。

《仙楼琼华》 木公撰。白口，左右双边，半页八行，行十五字，题太史杨升庵批点。首有嘉靖丙午年（1546）杨慎（升庵）序曰：“世守雪山使君丙午岁诗什，题以《迎仙楼稿》，本其地名也。月坞张翁易题为《琼华篇》，赏其音英也。乃因中皋梁子问于博南山人曰：二名其奚从？予乃合而题之为《仙楼琼华》”。按：月坞张翁即张含，中皋梁子即梁中皋，为木公信使，博南山人即杨升庵。据序则此集为嘉靖二十五年刻本。收五言、七言体诗九十八首，大部分为写景记事之作。

《雪山诗选》 木公撰，杨慎选。白口，左右双边，半页八行，行十六字。内有批点，为小字双行。首有嘉靖己酉年（1549）杨慎序云：“《雪山诗选》者，丽江世守雪山木侯恕卿之诗也。雪山于诗，自少性能而嗜之竺，故篇什与为多焉”，永昌张志淳序其《雪山始音》，张禺山、张愈符序其《隐园春兴》及《庚子稿》，贾文元序其《玉湖游录》，“予亦因中皋梁子霄正緘其《万松吟卷》及《仙楼琼华》，序之，已传攻梓矣”，据序，则知嘉靖二十八年《雪山诗选》梓行前，木公诸种诗集已刊刻，序又云“将鏤之玉湖精舍以传”，则丽江当时已有刊刻书籍之设备。按序，慎从木公诗集中汇选一百十四首，今查《雪山诗选》，实录诗一百四十二首，有杨慎、张含、李元阳等人批点。按陈垣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云，木增曾重镌其高祖木公恕卿诗，陶珙为之序有曰“弘辩、安仁二上人从悉檀请藏来南都，生白以其家藏《雪山诗选》遗我征序”，则知木增曾重刻过《雪山诗选》。

《芝山云苴集》 木增撰。原书四卷，今残存一卷。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单鱼尾，半页八行，行十八字。首有天启三年（1623）周延儒《云苴集序》，称“较付诸梓，远贻以示余，兼

属余序其端”，次有张邦纪《芝山云苙集序》，傅宗龙《云苙集序》。据卷首目录，卷一录赋五篇，卷二录诗一百八十五首，卷三录诗一百二十七首，卷四录诗一百一十三首，词三十一首，卷端题“丽水解脱道人本增生白父著，华亭董其昌玄宰父改阅批点，昆陵周延儒挹斋父、燕山张邦纪瑞石父参订，昆明傅宗龙括苍父校正”。卷内《芝山赋》后有本增自注曰：“余以休致之暇，始得纵情山水，每一登眺，有会心辄成短什，名其篇曰《芝山云苙集》”，据此注及序，则《芝山云苙集》或称《芝山集》，或称《云苙集》。所存一卷内容，大多为写景记事之作，也有示本增忠贞报国之作，反映了本增虽“壮岁悬车，谢却世纷，一意高尚，日涉芝山”，却又难忘国事的矛盾心理，正如蔡如中所言，本增“偶闻奢贼之变，喟然拊髀而叹，具揭谓桑梓之患在剥肤，即在山林无所逃也”。此集当为天启三年本增刻本。《一氓题跋》所录有《芝山云苙集选》，后附《啸月函诗选》，有崇祯九年（1636）董其昌序，题“华亭陈继儒眉公父选”，为崇祯刻本。

《山中逸趣》 本增撰。本馆所藏系传抄崇祯刻本。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半页九行，行二十字。首有章台鼎序，称本增“独领山之趣，得趣于逸”，次为崇祯十年（1637）唐泰序，末录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徐霞客《山中逸趣跋》及梁之翰《山中逸趣后跋》，梁跋称本增“未几强仕，辄力请休致，结庐于芝山之阳而居之”，“意兴所到为诗为赋”。此集卷端题“滇西水月痴人本增长卿父龄，晋宁此置子唐泰布史甫订，云间青莲居士章台鼎吉甫评”。此集共收赋五篇，诗二百余首，其中《山趣吟》二十六首，首句均为“我爱山幽逸”，生动地描绘了本增隐于芝山之趣，大部分诗句则表达了作者消极避世心理。据方树梅《担当年谱》记载，崇祯十二年，云南晋宁人担当曾为本增手订《山中逸趣》。方树梅曾于剑川鲁元齐处，见过此集之崇祯刻本。

《云笈淡墨》 木增撰。原书六卷，今残存卷三至卷六共四册。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单鱼尾，半页八行，行十八字。卷之六前半部分为《释庄义》，题“天台陶宗仪纂，雪峰木增辑释庄义，云间章台鼎吉甫较”，分上、下两栏；后半部分为韵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《云笈淡墨》系“随笔摘抄之本，大抵直录诸书原文，无所阐发，又多参以释典道藏之语，未免糅杂失伦，特以其出自蛮貊”。清代曾官于云南，且久任过丽江知府的吴大勋，则称此书为“木氏之白眉”，与四库馆臣意见截然相反。据《徐霞客游记》，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，徐霞客为木增校正此书，则知此书当为崇祯刻本。

《木生白啸月堂诗空翠居集》 木增撰。系旧抄本，不题卷数，收《碧云窝闲意》五言律诗五十首，《玉山书院乐松堂韵物即景》四十首，七言律诗十首，《翠居亭读东坡集效体而作》二十首，《木生白啸月堂诗云吟阁集》七言绝句三十七首，大多为写景之作，有些诗句也体现了木增超越尘世、怡然自乐的心情。

另外，木氏还有几种著述，未见传本，仍著录于下：

《玉水清音》 木青撰，乾隆《丽江府志》、《丽郡诗文征》著录，并录其诗一首云：“青云不障千秋雪，曲槛偏宜半亩荷，含烟翠篠共诗瘦，啄麦黄鸡佐酒肥”，钱谦益称此句为“中土诗句”。明代冯时可称木青诗，“如飞仙跨鹤，渺不可即；又如胡马嘶群，悲振万里”。此诗集，曾有木增刊刻本。

《啸月函》 木增撰，道光《云南通志》著录，称《啸月函诗集》有大学士晋江张瑞图序。据《一氓题跋》，另有《啸月函诗选》附刻入《芝山云笈集选》。

《空翠居录》 木增撰，《丽郡诗文征》著录。

《光碧楼选草》 木增撰，据道光《云南通志》，修撰张懋修为其序。

注:

①《明史·土司传》。

②参见冯时可《丽江木氏六公传》、乾隆《丽江府志》、《滇系》等。

③⑤乾隆《丽江府志》。

④方国瑜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1月第1版。

⑥冯时可《丽江木氏六公传》。

⑦⑬⑯蔡毅中《云南木大夫生白先生忠孝记》。

⑧⑮《滇南碑传集》卷九。

⑨《新纂云南通志》。

⑩傅宗龙《云笈集序》

⑪陈垣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。

⑫《牧斋初学集》卷二十八。

⑭袁嘉谷《卧雪堂文集》卷二十二。

⑰《一氓题跋》，三联书店1984年1月第1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云南省图书馆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袁俐）